

琼瑶



雪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·第六辑

雪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雪珂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7

（琼瑶全集·第六辑）

ISBN 978-7-5302-1406-0

I. ①雪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904号

第一章

清宣统二年，北京城郊。

草原上是一片厚厚的积雪，风呼喇喇地吹着，大片大片的雪花，在空中肆意地飞舞，远山远树，全笼罩在白茫茫的风雪中。

除了风雪，草原是寂寞的，荒凉的。

突然间，两匹瘦马拉着一辆破马车，在车夫高声的吆喝下，“呼喇喇”地冲进了这片苍茫里。

“快啊！跑啊！得儿，得儿，赶啊！”车夫嚷着。

车内，雪珂紧偎着亚蒙，两人都穿着蓝色布衣，在颠簸震动中，两人都显得又疲倦又紧张。

“冷吗？雪珂？”亚蒙关怀地低下头来，把棉毡子往上拉，试图盖住微微发抖的雪珂。他紧紧凝视着她，眼底是无尽的怜惜。“对不起，要你跟着我受这种苦，可是，我们越走远一点，就越安全一点，只要逃到天津，上了船，我们就真正自由了，嗯？”他

的手臂，牢牢地箍住了她，声音低沉而充满歉意地：“让我用以后所有所有的岁月，来补偿你，报答你对我的这片心！”

雪珂在棉毡下，找着了他的手，握紧，再握紧。

“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”她迎视着他的目光。“为什么要说补偿、报答这种见外的话呢？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我的丈夫呀！天涯海角，我该跟着你走！”

是的，丈夫。

那天，在卧佛寺旁边的小偏殿里，翡翠把着风，他们两个，没有父母之命，没有媒妁之言，没有迎亲队伍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凤冠霞帔，没有爆竹烟火，只有两腔炽热的诚意，和生死不渝的爱情！他们双双一跪，先拜天地。

“我顾亚蒙，今天愿娶雪珂为妻，今生今世，此情永不改，此心永不变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天地为证，神明为鉴！”他说。

“我——雪珂，今日愿嫁亚蒙为妻，今生今世，生相随，死相从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天地为证，神明为鉴！”她说。故意略掉了那冗长的姓氏。

说完，两人磕下头去，虔诚地拜了天地，再拜佛像，然后，夫妻交拜。

拜完，两人眼里，竟都闪着泪光。亚蒙将她的手一握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从今以后，没有什么满人汉人之分，没有什么格格平民之分，只有丈夫和妻子之分了！”

是的，只有丈夫和妻子之分了！这从小就认识，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的亚蒙和雪珂，终于在彼此的誓言中，完成了他们自认为最神圣的婚礼。

马车忽然停了。

雪珂一震，整个人惊跳起来。

“怎么停车了？怎么停车了？”她惊慌地问。

“别慌，别慌！”亚蒙急忙拍抚着她。“到了一个驿站，车夫说牲口受不了，要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。你怎样，要不要下车去走走，活动活动呢！”

“我不要，”她不安地说，隐隐地害怕着。为什么要停车呢？只有不停地飞奔才能逃离危险呀！“我就在车里等着！”

“那么，我去帮你端碗热汤来，好歹吃点东西！”亚蒙不由分说地跳下车子，向那简陋的小木屋走去。

雪珂心中的不安在扩大。掀开车后的棉布帘子，她往外面望去。怎么有一团雪雾夹着灰尘，风卷云涌地对这儿翻滚而来？难道天上的乌云全坠落到地上去吗？那轰隆隆滚过大地声音是雷声吗？她定睛细看，心惊胆战。

亚蒙端着碗热汤过来了。

“刚熬出来的小米粥，还有两个窝窝头……”

“亚蒙！”雪珂颤声喊，“快上车！快！”

亚蒙对远方的隆隆声看去，烟尘滚滚中，已看出是一队人马，正迅速如风地卷过来。

“车夫！车夫！”亚蒙放声大叫，手中的小米粥窝窝头全落了地。“你快出来，我们要赶路了！”

车夫没出来，那队人马却来得像闪电。

雪珂面如白纸，对正上车的亚蒙用力一推。

“亚蒙，快逃！你快逃！我爹，他追来了！他不会饶你的！你快躲到山里去！去……去……”

“不成！”亚蒙大嚷，“我们都发过誓，生相从，死相随，我们不能分开！”

亚蒙说完，一个飞跃，就上了马车的驾驶座，一拉马缰，马鞭挥下，两匹瘦马，仰天长嘶了一声，撒开四蹄，往前奔去。车夫闻声奔出，大惊失色地喊着：

“哎呀！小兄弟！你回来！回来！你怎么抢我的马和马车呀！”

亚蒙顾不得车夫，只是不停地挥鞭，瘦马不情不愿地往前奔着。雪珂在车内，紧抓着车杠，一面不住回头张望，那队人马已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近得已经看到领先的那一马一骑：颐亲王亲自追来了！他狂挥着马鞭，那只来自蒙古的黄骠马又高又大，四蹄翻溅着雪花……

“亚蒙！来不及了！亚蒙……”雪珂喊着。

“追啊！”王爷马鞭往前一指，随从一拥而上。“给我把那辆马车拉住！”

车在奔，马在奔，距离越来越近。

终于，四匹快马越过了马车，几个大汉直跃过来，伸手夺过

马缰，一切快得像风，像电，车停了，马停了。

雪珂瞪大了眼睛，重重地喘着气。

“唰”的一声，马车的帘子被整个扯落。

雪珂苍白着脸，抬起头来，看着面前那无比威严，又无比愤怒的脸孔，颤栗地喊出声：

“爹……”

颐亲王府里，这晚灯火通明。

侍卫纷站大厅四周，戒备森严，丫头仆佣，一概不准进入大厅。厅内，王爷面罩寒霜，凝神而立。

地上，一排跪着三个人，雪珂，亚蒙，还有雪珂的奶妈——也就是亚蒙的生母——周嬷嬷。雪珂脸色惨白，满面风霜，一身荆钗布裙，看来既憔悴又消瘦。亚蒙神色凛然，年轻的脸庞上有着无惧的青春，虽然也是风尘仆仆，两眼却依然炯炯有神。而周嬷嬷，她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对她来说，整个世界粉碎也不会比现在这种局面更糟：天啊！她的独生儿子亚蒙，竟敢拐带颐亲王府里唯一的格格！天啊！这是诛灭九族的滔天大罪呀！

雪珂的生母倩柔福晋，手足失措地站立在王爷身边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望着地上那穿着破棉袄，系着蓝布头巾的雪珂，她又惊又痛又害怕。这是她的雪珂吗？她唯一的女儿！她最心爱的女儿！可能吗？她凝视雪珂：这孩子才十七岁呀！怎会做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？雪珂看来好陌生，她直挺挺地跪着，大睁着一对燃烧般的眼睛。这对眼睛里没有害羞，也没有后悔，只有种不顾

一切的、令人心悸的狂热。

厅内有五个人，却无比地寂静。

忽然间，“唰”的一声，王爷拔出腰间长剑。

剑一出鞘，室内的四个人全都一震。王爷杀气腾腾地瞪着亚蒙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顾亚蒙！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，实在难泄我心头之恨！你小小年纪，好大的狗胆！”

亚蒙还来不及说什么，周嬷嬷已连滚带爬地扑过去，拦住了王爷，她如捣蒜般地磕下头去，泪水疯狂地爬了满脸，她颤栗地嚷着：

“王爷开恩，王爷饶命！亚蒙带格格私奔，自是罪该万死，但是，请您看在我身入王府，十几年来的情分上，饶他不死吧！王爷！王爷！”她死命拽住王爷的衣袖，泣不成声了。“顾家只有亚蒙这一个儿子，求求您，网开一面，给顾家留个后，如果你一定要杀，就杀了我吧！都是我教导无方，才让亚蒙闯下这场大祸！”

“不！”跪在地上的亚蒙，突然激动地昂起头来，傲然地大声说，“一切与我娘没有关系，她完全不知情！请王爷放掉我娘，我任凭王爷处置……”

“你还敢大声说话！”王爷怒吼，瞪视着亚蒙，“你勾引格格，让我们顾亲王府，蒙上奇耻大辱，你们母子两个，我一个也不饶！”

王爷举剑，福晋凄然大喊：

“王爷！手下留情啊！”

说着，福晋忘形地，急忙双手去握住王爷的手。

“你拦我怎的？”王爷甩开福晋，大吼着说，“他毁了雪珂的名节，消息传出去，让罗家知道了怎么办？明年冬天，雪珂就要嫁进罗家了呀！”

王爷越说越气，提起剑来，就对亚蒙刺去。雪珂大惊失色，想也不想合身一扑，紧紧抱住了亚蒙。王爷吓得浑身冷汗，在福晋、周嬷嬷、亚蒙同声惊喊中，硬生抽剑回身，虽是这样，已把雪珂的棉袄划破，露出里面的棉胎。雪珂一抬头，大眼睛直盯着王爷，凄烈地喊：

“爹要杀他，得先杀了我！”

王爷又惊又怒，剑是抽回来了，气愤却更加狂炽，一抬手，他用手背，对雪珂直挥过去，“啪”地打在她面颊上。力道之猛，使她摔滚在地，半天都动弹不得。

“不知羞耻！你气死我了！”

“王爷！”亚蒙情急地大喊，“所有的错，都是我一个犯的，请不要伤了雪珂！”

“王爷王爷！”福晋哭着去抓王爷的衣袖。“要杀雪珂，不如先杀我！”

“王爷啊！”周嬷嬷更是磕头不止，泪如雨下。“让我这个老太婆来顶一切的罪吧！我已经活到四十五岁，死不足惜，格格和亚蒙，他们还年轻呀！”

“够了！”王爷大喊，“都给我住口！”

大家都住了口，王爷盯着亚蒙，目眦尽裂。雪珂见王爷眼中，

杀气腾腾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忍耐着面颊的疼痛，她爬了过来，双手紧紧握住父亲持剑的手，悲切地喊：

“爹，请你听我说，我和亚蒙，已经成亲了呀！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王爷更怒了。

“真的，爹！我们在卧佛寺里拜了天地，有菩萨作为见证！我们是真心诚意地结婚了！或者，这个婚礼是你无法承认的，但是，对我们而言，它比任何盛大的婚礼都更加神圣！亚蒙，他是我今生唯一的丈夫了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王爷怒喊，简直感到不可思议。“你疯了吗？你贵为皇族，身为格格，已经订了婚约，你居然会受一个下等人的愚弄和欺骗！你……怎么如此自甘下贱！”

“不！不是这样！”雪珂嚷着。“他不是下等人，他是我的丈夫！爹，娘，你们的心难道不是肉做的吗？请你们成全我们吧！你们必须这么做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，我再也不能嫁给罗家了，我……”雪珂深抽了口气，鼓足勇气嚷了出来，“我已经怀了亚蒙的孩子！”

“哐当”一声，王爷手中的长剑落地。踉跄后退，他跌坐在椅子上，双眼都瞪直了。

福晋骇然，周嬷嬷也呆住了。

半晌，王爷跳了起来，纷乱地大喊：

“来人！来人呀！给我把周氏母子，给关进黑房里去！翡翠，秋棠，兰姑，你们把雪珂押回卧房里，守住房门，一步也不许她跨出去！”

雪珂哭了一夜，到早上，泪已流干，筋疲力尽。秋棠兰姑紧守着房门，翡翠衣不解带地在床边服侍着，真心实意地劝解着：

“格格，事已至此，一切要为大局想呀！王爷这么生气，只怕会伤了周嬷嬷和亚蒙少爷……现在，你不能再一味地强硬下去，好歹要保住亚蒙少爷母子的性命，才是最重要的事！”

“是啊！翡翠！”雪珂心碎神伤，六神无主。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但是，怎样才能保全他们呢？”

“去求福晋呀！”

“我连房门都出不去，怎么见得到我娘呢？”雪珂想了想，忽然握住翡翠的手，急促地说，“你去！你去找我娘来，你去跟她说，念在十七载母女之情的份上，请她务必要来这儿，务必要救救我……”

雪珂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忽然开了，雪珂抬起头来，只见王爷和福晋沉着脸，大踏步地跨进门来。在王爷身后，紧跟着一个陌生的老太婆，老太婆手中，捧着一碗兀自冒着热气的药碗，一步一步地向雪珂逼近。

雪珂一看这等架式，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“不！”雪珂狂喊，跳下床来，往门口没命地奔过去，想夺门而出。

“给我抓住她！”王爷怒吼，一个箭步，已抢先将房门关住，上栓。“把药给我灌进去！”

秋棠和兰姑，一左一右架住了雪珂，老太婆端着碗过来，阴

柔柔地说：

“把这药喝下去，十二个时辰以内，胎就下掉了，不会疼的！
一切包在我身上……”

“不！不！不！”雪珂疯狂般地挣扎着，喊叫着，“娘！娘！
让我保有这个孩子，娘！娘！我要他，我爱他呀……娘！娘……”

福晋颤抖着，泪落如雨。

“孩子呀！为了你的名节，这是必走之路呀！”

“给我扳住她的头！快呀！”王爷厉声喊，见到秋棠和兰姑制服不了雪珂，气得大踏步上前，一伸手就捏住了雪珂的下巴，另一手，抢过老太婆手中的碗，他开始把药汁强灌进雪珂嘴里。

“喝！喝下去！喝！”他大声喊着。

雪珂死命闭住嘴，咬紧牙关，仍做着最后的挣扎，药汁流了她一脸一身。

“翡翠！”王爷喊，“你给我扳开她的嘴！”

“是！”翡翠浑身发抖地上前，去扳雪珂的嘴，王爷再倒药，翡翠却忽然松手，雪珂趁势，一个大力挣扎，头用力一甩，硬把王爷手中的碗，给打落在地。“眶唧唧”一阵响，碗碎了，药汁流了一地。

“翡翠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王爷怒喊。

翡翠跪下去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奴才该死！从小侍候格格，就是不曾做过这样的事……奴才手也软脚也软，真的做不下去呀！”

“再去熬一碗来！”王爷抓住老太婆往门外推。“快去！快去！”

“站住！”雪珂蓦地大声一吼，满屋子的人都震动了。雪珂面如死灰，乌黑的眼珠，闪着慑人的寒光。“不必这么费事，我自行了断就是了！”

雪珂抓起地上的破碗片，就往脖子里抹去。

“格格呀！”翡翠惊喊，没命地就去抢碎片。

“雪珂呀！”福晋也喊，满屋子的人全扑上去，拉手的拉手，拉胳膊的拉胳膊，抢破片的抢破片。到底人多，终于把碎片从雪珂手中挖了出来。

雪珂眼见抹脖子抹不成，又陡地甩开众人，直奔窗口，把窗一推，就想跳楼。

“雪珂！”王爷又惊又怒又心痛，拦窗而立，颤声大喊，“你到底要怎样？已犯下大错，却不让我们帮你解决！你这一辈子，到底要怎样？”

“让我跟亚蒙走吧！”雪珂跪倒在王爷面前。“你杀了亚蒙，或杀了我的孩子，我都无法活下去！你为什么不成全我们？我们一定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隐姓埋名，永不回北京城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王爷瞪着雪珂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“你已许配罗家，这婚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是两个家族的事！明年冬天，你一定要嫁到罗家去！你想死，还没有那么容易！”

王爷说完，拂袖而去，剩下心碎肠断的雪珂，和惊魂未定的福晋。

夜半，福晋进了雪珂的卧房，摒退了下人，福晋坐在雪珂床

边，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

“雪珂，”福晋含泪说，“我终于说服了你爹，咱们不强迫你，允许你把孩子生下来……”

雪珂震动地看着母亲，全然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同时，”福晋继续说，“也免了周氏母子的死罪！”

“娘！”雪珂惊喊着，满眼眶的泪。“我知道你会帮我！我一直就知道！你一定会尽全力来救我！”

“不过……死罪难免，活罪却不能免！”

雪珂脸色骤变。

“那……那要怎样呢？”

“顾亚蒙充军边疆，周嬷嬷要逐出王府！”

雪珂怔怔地看着福晋。

“雪珂，”福晋恳挚地说，“你知道你爹的脾气，从小到大，你但凡小差小错，你爹从不会计较，但是，这次，事情实在太严重了！你爹即使不惩罚你，他也绝不会放过亚蒙的！你心里也明白，只要给你爹抓到，亚蒙就等于判了死刑了！”

雪珂凝视着福晋，默然不语。

“所以，你不要以为充军很委屈，要说服你爹，饶他们不死，我已经尽心尽力了！但是，你要答应你爹三个条件！”

“还有三个条件？”

“当然。你以为你爹那么容易放掉亚蒙吗？”福晋紧盯着雪珂。
“第一，你发誓再不寻死！第二，孩子一落地，由娘做主，连夜送出府去，你不得过问他的下落，从此斩断关系！第三，你与罗家

的亲事，必须如期举行！”

雪珂深深吸了口气。

“如果我不依呢？”她问。

福晋面色惨然，从怀里取出一条白绫。

“如果不依，我们就让这条白绫，把一切都结束吧！”福晋抬头，望望那雕刻着仙鹤和云彩的横梁。“你离开亚蒙和孩子，如果你觉得生不如死，那么，我告诉你，我失去你，也生不如死！我嫁到府来十八年，未曾有过儿子，我只生了你这一个女儿。十八年来，我依赖着我对你的爱，和你爹对你的爱来生存。现在，我必须面对失去你，又要面对失去你爹，那么，孩子，让我们娘儿两个，一起死吧！”泪水沿着福晋的脸庞，不断地滚落，她的声音，已泣不成声。“我不能眼睁睁送你的终，让我先咽了这口气，你再随我来吧！”

说完，福晋把白绫往梁上套去。雪珂这一下，完全惊呆了，扑过去，双手紧紧扯住白绫，她哭着大喊：

“娘！娘！娘！我虽已不孝透顶，但，我不能逼您死！娘！娘！你要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

“依了娘吧！”福晋一边哭，一边拥着雪珂，“让我们大家都活着——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是吗？”

雪珂心中一动。

“娘，我已非完璧，怎能再嫁入罗家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娘自有计策，孩子呀，自古宫闱之中，都有一套方法，你先不要操心，这件事，我当然会帮你遮掩的！就是府里这

些侍卫丫头，也会牢守秘密的，说出去都是杀身之祸呀！”

雪珂泪眼看福晋，到这时，真觉得五内俱伤，走投无路。自己一死不足惜，连累的却是母亲、亚蒙、周嬷嬷和腹内那未出世的孩子！雪珂柔肠百结，五脏六腑，都痛成一团，咽了一口大气，她咬咬嘴唇，掉着泪说：

“要我依这三个条件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福晋问。

“除非让我再见亚蒙一面！”

福晋深深看着雪珂，沉吟片刻，毅然起身。

“好！我就让你们再见一面！”

夜深人静，月明星稀。

亚蒙和雪珂，就着月光，在凉亭中见了最后一面。

侍卫押着亚蒙。兰姑、翡翠、福晋押着雪珂。两人隔着石桌石椅，就着月光，彼此深深地、深深地互相凝视。两人都泪盈于眶，两人都哽咽而不能语。雪未融，风未止，凉亭里夜寒如水。

“亚蒙，”雪珂终于开了口。“我要你一句话！”

“你说！”

“我是该苟延残喘地活着，还是该——从一而终地死去？”

亚蒙紧闭了一下眼睛，再睁眼时，双眸炯炯，如天际的两点寒星。

“活着！”他有力地说，“只有‘活着’，才有‘希望’！雪珂，为我——活着！”